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

第十一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四年五月〕

胡適的日記

手稿本第十一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四年五月〕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十一)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代表號)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內文印刷／優文印刷廠

1990 年 12 月 17 日 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全套 18 冊 (不分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印行說明

· 遠流編輯部

1. 胡適之先生生前經常鼓勵別人寫日記，多爲自己所處的時代、社會留一分歷史材料。胡適先生自己就是寫日記者的絕佳榜樣，從一九一一年的美國留學生時代，直到一九六二年病發去世爲止，胡先生一共不間斷地寫了五十年的日記；日記裡不但記錄了他的交遊、讀書等生活諸事，也記錄了當時國內外政治社會大事，可說是胡先生自己的主張的實踐。

2. 然而胡適之先生身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中國，他的日記迭遭戰爭流離與政治壓迫的威脅。我們從胡先生昔日秘書王志維先生的口述中，聽到許多有關「保存」胡適日記的事蹟；這些故事猶如「偵探片」一樣曲折詭譎、驚險萬狀。所幸，就我們所知，這批日記大致上是保全了。（

參見吳大猷先生序文）

3. 胡適之先生在世時交遊廣濶，活動範圍遍及政治、外交、學術、文化各界，民國以來的國

內外重要人士與他幾乎都有往來，他的日記也因此成爲現代中國史的重要材料。胡先生的日記如果能夠完全整理出版，對探求現代史某些關鍵事件也許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要了解胡適之先生這位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他的日記更是不可或缺的線索。本社自一九八六年出版《胡適作品集》卅七冊之後，即極力爭取整理出版胡先生日記的機會；現在，承蒙胡先生長公子胡祖望先生的信託，以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的授權，我們得以進行這件有意義的工作。

4. 我們計劃以排版加註解的方式，整理出版全部可得的胡先生日記；此外，並將胡先生的手迹原稿少量印行，專供學術研究與藏家之需，此即《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的由來。

5. 全部的日記則以胡先生日記原本的題署《胡適的日記》爲總題，分冊時再依所屬時期的階段爲名，如《留學時期》、《使美時期》等。手稿本則出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間的日記，依序編纂，共得十八冊，逕稱《手稿本》，不另題名。

《胡適的日記》序

胡適之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年）提倡語體（白話）文學，引入西方治學態度方法於我國哲學思想的研討：除在抗戰期中任駐美大使約四年外，一生不從政而對政治及國是建言，堅守學術、思想自由、民主之原則，無私無我，數十年如一日。胡先生在「文學革命」，及我國學術思想的開發，貢獻之大，是無需贅述的。

胡先生的著作甚豐，年前遠流出版公司集已刊出的著作，得三十七冊，但這決非他的著作的全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有搜集他散置各處的文稿，成一「全集」之意，祇以限於人力及經費，加以文稿的存置處及「存在」本身皆不明；甚難進行。故茲擬先從胡先生的「日記」的搜集著手。

搜集胡先生的日記，按目前所知的，「已刊出」，「未刊出」，「是否存在尚未明」，及「目前刊出」的，按年期列表如下（因為胡先生的「留學」，「任駐美大使及去職後住美」，「離北京大學至來台任中研院院長的一段時期在美」，為方便計，下文均用西曆）：

一九一〇年，北京中華書局曾印出該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的部分。

一九二一—一七年七月，此段時期的日記，已刊出，見《留學日記》。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九二〇年，任教北京大學。日記「原稿」未知何在？關於此段時期，胡頌平編著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擇錄有許多《新青年》和胡氏其它著述的片斷。如原稿留在北平，則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刊印的《胡適日記》應亦包括在內。故此似非是。

一九二一—一九三五的十五年，此段時期的日記，在胡先生卸駐美大使任後，請國會圖書館攝成顯微影片。胡先生逝世之翌年（一九六三年），胡夫人請國會圖書館複印一份，送胡適紀念館保存。

一九四六年夏，胡先生自美返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將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兩年日記及一九三七、一九四四兩年日記的一部分帶回北平，一九四八年離平時，遺留在北平。

胡先生於一九五八年由美返台就中央研究院職，一九六一年胡夫人從美將一九二三—一九三五年國會圖書館所攝的較為完整的日記原本，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至廿二日；二月十一日、十二日；五月六日；六月廿九日；七月十四至卅一日；八月二日至十三日；九月廿八日、廿九日；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八月十七日至廿二日），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日記帶回台灣。上述的日記，在胡適紀念館攝製軟片保存，原件遵胡夫人意，交（駐紐約總領事）游建文先帶往美國，交胡適夫人收存。這些日記，按理推測，應是於稍後胡夫人又由美返台時，

留在胡祖望先生處。本年三月廿七日祖望致筆者函中，謂彼處無此部分日記原本。故此點有待澄清。幸胡適紀念館已將該部分日記攝軟片影本。

數年前，北京中華書局曾將胡先生留在北平的日記刊出，包括下數段時期：

一九一〇年（一月廿四日至三月廿三日，如前述）。

一九二一—二二年（惟將剪報附件均刪除）。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至六月廿一日；七月廿日至八月二日；九月七日至十二月的部分）。

一九四四年（該年中零星卅七天的日記）。

× × ×

一九三八—四二年，此段時期包括胡先生任駐美大使職的時期，有每日的案頭日記，原件在祖望先生處，前年由筆者向他請得一印本，得其同意，曾在自立晚報刊出一小部分，又在《傳記文學》陸續刊出。

一九四三—四六年六月，是胡先生卸大使任後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前的旅美的一段時期，是我國抗戰至艱苦，亦世界大戰的後期。胡先生對國內戰事及政府的關懷，是可想見的，故這段時期的日記，是最有歷史意義的。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六、四七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一九四四年則由胡先生留在北平，後經北京中華書局刊出（見前述）；一九四五年的日記，則不知在何處。（既不在祖望先生處，似亦不在北平，否則中華書局無不刊出之理。）

一九四六年夏——一九四八年冬，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期。一九四六、四七年兩年的日記現在祖望先生處，惟一九四八年的則不知在何處。

一九四九——一九五八年四月，這是胡先生（在政府遷台）去美至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的旅美時期。其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八年日記在祖望先生處。一九五七、五八兩年的日記原本，現不知何在，但紀念館留有影本（見前）。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一九五八年四月初，胡先生由美返台，六月中由台去美，十一月五日返台。此後祇於一九六〇年夏赴美西雅圖一行，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逝世。一九五九年的日記在祖望先生處。胡適紀念館有一九五七年（七十七天）、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年數年的日記影本，一九六二年祇有零散的若干天日記。

上述乃至目前為止，筆者由胡適紀念館王志維先生及胡祖望先生處所集得有關胡先生的日記的資料。近由中研院徵得祖望先生的同意，先將紀念館已集有的影本陸續刊出：其中(1)1921—35部分，將日記中所附剪報等皆刊出，俾讀日記時便於參考；(2)1936—37；(3)1938—42；(4)1957—62。其他年份，俟與祖望先生商請之。中研院希望能集成一部完整的《胡適的日記》，刊之於世，為我們一代學者誌紀。

方獻

謹識，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Nov. 25-

Dec. 7

1932

南行日记
胡适

南行日記
(Nov. 25, 1932 - Dec. 7)

November 27 (Sun), 1932

車中與 Dr. Grundijs 談話。

看了他帶來的荷蘭公使 Dr. Thorbecke 的信，只是平常的介紹。此人談話頗可厭，有時冗長甚遜。他自言有公式可以說明一切宗教。今天他面出來，乃大可笑。

不點到卡智門車站。何鏡武先生，王雪艇陳通伯^{趙光遠}三人在站相迎。我托何先生與 Grundijs 送到連明飯店，並可他接洽見軍界要人。我自與雪艇通伯等過江，到漢仙山。在皮皓白家吃飯，見着楊今甫，唐肇黃（他們廿一日南來），及周應生，王維臣，劉南陔諸人。

在武大招待所住宿。與今甫等談話。

November 28, 1932 (M.)

上午与雪艇皓白同去参观武汉大学。

计看过的地方有工场，小学，女生宿舍，文学院，理学院，图书馆，男生宿舍。雪艇诸人在我年少时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地之佳，计画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使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

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为有可为。

在招待所吃饭。

下午与雪艇，邵逸舟，王梅豆去游东湖。坐汽油小艇，来往约两分钟，仅游湖的一部分而已。此湖比西湖大，水清，湖底不淤地，又为活水，可通长江，皆胜西湖。

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履恒。

住太平军饭店。世英来谈。他是张敬芳来的。

November 20, 1932. (T.)

雪艇早起即出去；他往德明飯店去接孟餘上山參觀大學。

陳立夫來，我還未起床，他已回去了。

起來後，鄭彥來，我們談了一會。

蕭濟時來。

陈布雷與裴復恒來。我談何以陽明哲學能
在日本發生繼續效果而在中國不能造成“覺悟革命”
的現象。

十二点半，孟憲承與何鏡武來吃飯。何君泛
潘貞元女士（何君的女教友）今早上山去看我了。

飯時潘女士也回來了。

兩點鐘孟憲承處睡了兩點鐘；

寫一信給冬秀。

寫了一點零碎的思想。

六点半，黎毓（公璞）來，談，同去蔣宅吃晚飯。

同席者有孟餘，布雷，立夫。今晚談話機會，
我送了一冊淮南王本給蔣先生。

晚七点半，我回到飯處，寫一信給孟餘，論
代表民意機關選舉原則：

1. 以法團為預選機關，選出候選人。

(候選人 = 侯於庭出

2. 預選會在選舉期前三個月。^{以名額。}

候選人名單表出，一千個選民中簽名
蓋章的請願書亦可推出一個候選人，
是該選舉區與預選當選人同列入

選舉票上。此項請願須選舉期一月前。

3. 全省應出議員(或代表)，由全省選
民於候選人名單內圈投票選舉。

不分選舉區支配。

信未寫完，孟錦來訪，我把信趕成，面交給他。
我們誤到夜深始散。

Nov. 30, 1932. (W)

早起寫一信給鈞任，談外交事。寫完，算清店賬，我到德明飯店，把信交趙燕帶去。九點半過江，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部中國哲學史。經過阮竹友梅館，進去留一片給曹聚仁。坐武漢大學汽車回到山上。

在端木家吃午飯。

兩點，到附設小學歡迎會。黎黃、金甫和我都有短演說。對小孩子說話最難，金甫說一個故事最好。黎黃和我都不成功。

三點半，文學院茶會。會見不少的熟人。

六點，我講演，題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這個講演是我第一次講這題目，當寫出來。

八點，在雪艇家小公宴，主人為校長及各院長（通伯，梅玉，逸舟，皓白）。

鈞任來電邀往南京。陳立夫來電，邀往上海，有會務待商。覆電說可以繞道京滬北去。長沙朱經農來電說何鍵主席派劉建芳赴漢奉送，請留候。